

花月痕全書卷一

第一回

蚍蜉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裨官獻技

# 卷四

且結此情之歸

滄海橫流側無所

月夜發端

花月發端

此情之發

瑞

民國十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魏秀仁撰

章回小說 煙粉

雙紅堂小說 64

源倒名上

放蕩王

聰明

一切

偏做

怪怪

奇奇

的事

動人

耳根

又做

出落

落落

拓拓

的樣

搭他

架子

更有

能

盼盼

能夠

尚書

大約

此等

行樂

去處

只好

逢場

書名撰者

卷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版權所有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的注意事項

田也要踏破

何從留點根

留點種呢

小子笑道

先生自知

甚明

教人也還

說笑笑

都无妨礙

只不要拖

泥帶水

糾纏不清

方好呢

你說什麼

情種又是

情之所鍾

端在我輩

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





花月痕全書卷四

第十三回

中奸計凌晨輕寄柬

斷情根午後獨吟詩

全篇以驚  
愕起呼  
睡著結此  
中令人省  
悟多少  
中妙計

非真  
積積眉  
傳出一肚  
皮煩惱神  
情。花痕

語亦非真

引出凌晨  
可想一夜

話說荷生。日來軍務正忙。忽晤小岑。說原士規。愉園請客。十分驚愕。說道。那愉園平日不是他。們走動的地方。後來小岑說得千真萬真。荷生終不相信。故特請了劍秋來。劍秋一見面也怪。采秋說道。愉園聲價。從此頓落了。荷生一肚皮煩惱。默默不語。劍秋隨接道。這其間總另有原。故他們那一班人。素與采秋是沒往來。只是這一天的事。如今都傳遍了。還能說是謠言。小。岑道。望伯狼得意。說是人家花了幾多錢。也不過如此。關一天。荷生聽着。心上實在不舒服。便。說道。算了。從今再不要提起愉園兩字罷。說着。就將別的話分開。無情無緒的談了一會。二人。也就去了。其時日已西沉。荷生送出二人。也不進屋。一人在園子裏。踱來踱去。一會望着數竿。修竹。癡立一會。又向着那幾盆晚香玉徘徊。直到跟班們擎上燈來。青萍請示開飯。荷生纔進。屋裏。說道。我不用飯了。你將荷葉粥熬些。便到裏間躺下。好一會。門上送上公事。荷生起來問。道。有要緊的軍情麼。門上回道。沒甚緊要的。荷生道。我明天看罷。門上答應退出。荷生就擇在。一邊。青萍回道。荷葉粥熬好了。荷生道。我肚裏不餓。停一會喫罷。遂出了堂屋。又是踱來踱去。忽然自語道。撇開手罷了。青萍大家都在簾外伺候。也不曉荷生是什麼心事。只聽得轅門外。已轉二更了。便掀簾進來。請荷生用點粥。荷生叫端上來。就在堂屋裏喫了。也不叫添。青萍回。道。老爺不曾用晚飯。添些嗎。荷生惱道。不用了。青萍不敢再回。跟班送過漱口壺手巾。荷生只。抹了臉口。也不漱。便起來向裏間去。了一會。叫青萍。青萍答應進來。只見荷生盤坐一張小榻。



不曾睡着

此寄東正  
面文字  
輕寄東  
此一段以  
睡着結

比一段是  
寄東對面  
笑一  
紅豆綽約  
可矣  
花痕

往事竟成  
乾編蟄苦  
心翻作野  
鴛鴦  
淚一

淚三  
花痕  
淚三

淚四  
采秋能度  
作者又有  
一副精良  
筆墨寫之

淚五

哭子。哭  
摹寫紅豆  
也是摹寫  
采秋  
紅豆也要  
哭了。哭  
摹寫小了  
寫秋  
淚六

哭三  
哭二  
哭四  
哭五

上問道有什麼時候了。青萍回道：差不多要一下鐘了。荷生道：遲了，便叫跟班們伺候睡下次。日青萍起，走進裏間，見荷生已經起來，披件二藍夾紗短衫，坐在案上了。青萍愕然，招呼跟班照常打疊鋪蓋，打掃房屋。青萍伺候荷生洗過臉，正要端點心上去，只見荷生檢出一張薛濤箋，放在案上，翻開硯匣，磨濃了墨，蘸筆寫完，取過一個紫箋的小封套，將詩箋打個圖章，折疊封好，寫了愉園主人玉展六字，便叫青萍。青萍却早在案旁伺候，荷生將東帖兒遞於青萍，說道：送到愉園，就回來罷。荷生也不曾用早點，轉向床上躺下，徑自睡着了。且說采秋連日盼望荷生，兩天却不見到，當下晨粧初罷，紅豆剪一枝素心蘭，笑吟吟的掀開簾子，說道：這花也解人意，前兩天纔抽四五箭，今天竟全開了。我剪一枝，給娘戴上，也不負開了這一番。采秋也是喜歡，向着花領畧一回，就接過手，對着鏡臺，正要插在鬢邊，忽見小了，鬟傳進東帖，說是韓師爺差人送來的。采秋便將蘭花放下，親手拆開一看，却是兩紙詩箋，上寫的是：

風際萍根鏡裏烟，傷心莫話此中緣。冤禽銜石難填海，芳草牽情欲到天。雲過荒臺原是夢，舟尋古洞轉疑仙。懊儂樂府重新唱，負却冰絲舊七絃。

紅豆在旁，見采秋看了一行，臉色便覺慘然，再看下去，那眼波盈盈，竟弔下數點淚來。紅豆驚疑，遞過手絹，采秋畧拭，直往下看，去是：

搔首蒼茫欲問天，分明紫玉竟如烟。九州鑄鐵竟如錯，一笑拈花轉悟禪。爭說神光離後合，可堪心事缺中圓。陽春昨奏聽猶澀，更送商聲上四絃。

看畢，將詩放在粧臺上邊，將手絹拭了淚痕，沈吟一會，那淚珠重復顆顆滾下，汗衫襟前，紅豆

着急問道：娘怎的？那信是說什麼話？采秋也不答應，紅豆呆呆的立了一會，將手向鏡臺邊白磁面盆盪乾手巾，擱過一邊，把臉盆捧給小了，鬟叫他換了水，仍放粧臺邊，盪上手巾，展開遞給采秋。采秋接過，有半盞茶時候，纔向臉上略抹一抹，也不遞給紅豆，自行擱下盆中，就問道：是誰送來的？小了鬟道：是常來的薛二爺。采秋又言語半晌，纔說道：叫他等着，我有帖兒給他帶去。那小了鬟便跪出去，吩咐一會，小了鬟回來說道：外頭說薛二爺交過東帖，沒有坐，早就走了。采秋默默不語，兩眼眶汪汪的淚，又一滴一滴的落下來，瞧着紅豆說道：這枝蘭花，插在瓶裏去罷。一面說，一面拈着詩箋，站起身來，推開椅，移步至裏間簾邊，自行掀開簾，將詩箋擱在枕畔簪盒，斜躺着，嗚嗚咽咽的哭。紅豆跟了進來，要把話來勸，却不曉得為着何事，想道：娘平日再沒有這個樣兒，到得癩說話，我們就曉得他煩惱了，再不想今天會如此傷心。到底韓老爺的東帖，講些是什麼上在頭呢？紅豆又不敢叨絮，只急得也要哭。小了鬟等更不知，只躡手躡腳的，在外間收拾那粉盒粧盞，不敢大聲說一句話，倒弄得內外靜悄悄的。早有一個點了鬟，暗暗的報與賈氏知道。賈氏剛纔下床，聽了鬟這般說，也不知何事，便包上頭帕，過來采秋，見他媽來了，轉把眼淚擦乾，迎了出來，說道：我起來一早晨了，還沒有看媽去，你却遠遠的跑來。賈氏見他眼眶紅紅的，便說道：我的姑娘，是那一個給你氣受？你竟哭了這個樣兒，便上前攜着采秋的手，說道：清早起來，也不穿件夾的衣服。采秋便勉強笑着道：起來是穿件春羅夾小襖，因是梳頭，纔脫了。我那裡哭？媽平日見我哭過幾回，紅豆掀開簾子，在門邊伺候，他母女二人，就進房來。賈氏坐下，說道：韓師爺好幾天不來，今天却送甚東帖兒，叫你這樣苦



笑三 笑四 笑五 笑六 此一段以 歡喜得狠 結上五字 六字字 提起遙接 應第九回 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回應第二 世人欲殺 吾意憐才 却好叙出 為下回張 本

此段是吟 詩後步 月痕 花痕

十夜 一回 一回 大聲捧唱 獨吟詩 花痕

月痕 根斷而不 斷

斷情根 願定紅卿

此一段是 吟詩正而 終末以斷

惱采秋道。他做了兩首詩。要我和韻。我却沒來由去苦惱。難道是怕做不出詩來麼。轉說得賈氏和紅豆都笑起來了。采秋也笑道。媽。你沒有梳頭。我今日却和你梳個頭罷。於是笑嘻嘻的就拉着賈氏到粧臺前坐下。替他篦了頭。盤子一個。髻說說笑笑。搬上飯來吃了。又邀賈氏同去看蘭花。便過賈氏這邊來。坐到午正。纔自回去。賈氏見采秋這大半天歡喜得狠。便不說長道短。轉盼之間。早是七月初四五了。這日小岑劍秋乘著晚涼。都來看視荷生。荷生談吐全沒平時興會。兩人談及愉園。荷生便無精打彩的說道。我們講我們的話罷。小岑劍秋遂不提。起後來劍秋提起那天所言秋痕逃席一事。小岑不曾講完。要他接將下去。小岑只得將自己領著秋痕丹暈的情形說了。說得劍秋荷生都笑起來。又說闖入汾神廟西院。秋痕見了癡珠。聯句。荷生等不得說完。便問道。這癡珠可是姓韋麼。小岑道。可不姓韋。你也該曉得這人。荷生便高興起來。說道。他什麼時候來的。他雖比我們早些出山。究是我們一輩。就將花神廟蘆溝橋兩回相遇。及長新店打興。見壁間題的詩。款是韋癡珠。因疑兩番所遇。就是此人。一路想趕他。竟趕不上。講了一遍。就說道。我至今心上還是耿耿。如今相見有日了。便哈哈的笑。劍秋道。我聽見武裏公館一位師爺。住在秋華堂。也疑就是此人。小岑道。不錯。遂將那日心印所說癡珠此來情事。及遇著李夫人的話。復述一遍。荷生大喜道。早上李謨如。正下帖請我往秋華堂。我為著官場私宴。向例不去。且近來心緒不佳。想欲辭他。這樣說來。却欲破例一走。就向跟班要過李家請帖。遞給二人看過。不是席設柳溪秋華堂麼。又向跟班問道。初七這一天。李大入請幾個客。營裏公請的韋師爺。就住在秋華堂。想必在座。你們再探聽着。跟班答應。荷生當下

狠歡喜。二人復閑話一會。也就散去。荷生送二人出去後。見新月東升。碧天如洗。滿庭光彩。嫋嫋娟娟。寓齋光景。正是不惡。惟心為事。感便覺景物如故。風味頓殊。便步入裏間。四顧寂寥。無人可語。因想起芙蓉洲與采秋目成眉語。何等綢繆。曾幾何時。而人是情。非令人不堪回想。因喚青萍。焚起香篆。磨墨展箋。荷生提筆。寫出採蓮歌四首道。  
隔水望芙蓉。芙蓉紅灼灼。欲采湖心花。只愁風雨惡。今日芙蓉開。明日芙蓉老。采之欲貽誰。比儂顏色好。扁舟如小葉。自弄木蘭櫓。驚起鴛鴦飛。有人拍纖掌。誰唱采蓮歌。歌與儂相接。珍重同心花。勸儂莫輕折。  
寫畢。朗吟一遍。意猶不盡。又取一箋。青萍剪了燈花。見荷生提筆。就箋上寫相望曲三字。復另行寫道。

相望隔秋江。秋江渺烟水。欲往從之游。又恐風浪起。相望隔層城。層城不可越。中宵兩相憶。共看半輪月。  
寫畢。又朗吟一遍。向青萍笑道。你懂得麼。青萍不敢答應。荷生便將采蓮歌再看一看。說道。出水芙蓉。晚風楊柳。我自謂似之。只鎮日是你們焚香捧硯。好不辱沒詩情也。青萍碰了這個釘子。却不敢走開。消停一會。伏侍睡下。荷生因想道。香山垂老。身邊還有樊素小蠻。蘇東坡遠謫惠州。朝雲也曾隨侍。我如今決計買一姬人。以銷客况罷。又想道。倘有機會。能殺無負紅卿夙約。這也遂我初心。只是采秋如此紅卿可知。况人別三年。地隔千里。我不負人。正恐人將負我。輾轉一會。又想起日間小岑說的韋癡珠來。因想道。人生遇合。真難預料。咳。去了一個杜秋娘。







回一筆如  
轉問與上  
詰問與上  
文神迴氣  
合○笑生  
一○先字  
見○過四  
下○文數  
問○答俱  
此○生出  
波○小波  
湧○筆下  
笑○十二  
笑○十三  
回○應第  
回○便已  
補○破筆

笑十四  
文氣凝聚  
不能不用  
開筆疏之  
人即起勢  
正文可引

人就出峽的雲被風冉冉吹將上來。後面一人抱著衣包跟着癡珠笑向諤如道：「你今天開起這個把戲來了。」諤如笑道：「此時堂中都已鋪設停當。那正面及兩廊的燈也都掛得正正齊齊。蓮波一漾花氣聞。早是那麗人低着粉頸，款步進來。向癡珠請了安，却怔怔的看了一眼，纔向諤如請一安，就站在諤如身邊。諤如便攜麗人手說道：「來得很早。我有幾個月沒的見你。麗人答應把眼波只管向癡珠這邊溜來。癡珠細細打量一番，好像見過的人。遂向諤如道：「這個姑娘就是芥門花譜第一人麼？」諤如笑道：「就是秋痕。先生見過癡珠道：「我到這裏除你署中，我不曾再走一步。那裏見過他們？」諤如便向秋痕道：「你認得這位老爺麼？」秋痕答道：「這位老爺姓韋，諤如笑道：「先生方纔說那裏見過他們，他們怎麼又認識先生呢？」癡珠真不明白，却難分辨。倒是麗人道：「見是沒有見過。我却曉得韋老爺的官名，有個玉字，號叫癡珠。癡珠大笑道：「這怪不怪？」諤如便問秋痕道：「你怎的曉得韋老爺姓名？」秋痕便將五月初五跟着梅小岑來到西院，見了聯句小照，叙述一遍。癡珠道：「不錯不錯。那一天回來，禿頭原告訴過我，為着梅小岑，素沒見面，就也摺開，諤如笑道：「這也罷了。先是癡珠起來，徑來秋華堂，却不曾用過早點。禿頭也不敢徑端上來。此時約有己正，便上來回道：「老爺用些點罷。」諤如道：「我倒忘了。一早把先生累到這個時候，還沒有用點。快端上來。我是家裡用過的。」秋痕陪着罷，便站起身，叫秋痕炕。秋痕不敢諤如道：「坐罷。這又何妨。」便轉向門外更衣，叫人催請荷生。於是兩人對坐用點。癡珠見秋痕上穿一件蓮花色紗衫，下繫一條百摺湖色羅裙，淡掃蛾眉，薄施脂粉，星眸低繡，香輔微開，便想道：「似此丰韻，也不在娟娘之下。」秋痕一抬頭，見癡珠身穿一件茶色夾紗長袂，只管偷眼看。

請心靈手  
快亦一見  
傾心而神  
情意能妙  
與秋不相  
邊迴不爾  
同筆墨變  
幻乃能爾  
爾乃能爾  
笑十五  
笑十六  
笑十七  
笑十八  
笑十九  
笑二十  
笑二十一  
笑二十二  
笑二十三  
笑二十四  
笑二十五  
笑二十六  
笑二十七  
笑二十八  
笑二十九  
笑三十  
笑三十一  
笑三十二  
笑三十三  
笑三十四  
笑三十五  
笑三十六  
笑三十七  
笑三十八  
笑三十九  
笑四十  
笑四十一  
笑四十二  
笑四十三  
笑四十四  
笑四十五  
笑四十六  
笑四十七  
笑四十八  
笑四十九  
笑五十  
笑五十一  
笑五十二  
笑五十三  
笑五十四  
笑五十五  
笑五十六  
笑五十七  
笑五十八  
笑五十九  
笑六十  
笑六十一  
笑六十二  
笑六十三  
笑六十四  
笑六十五  
笑六十六  
笑六十七  
笑六十八  
笑六十九  
笑七十  
笑七十一  
笑七十二  
笑七十三  
笑七十四  
笑七十五  
笑七十六  
笑七十七  
笑七十八  
笑七十九  
笑八十  
笑八十一  
笑八十二  
笑八十三  
笑八十四  
笑八十五  
笑八十六  
笑八十七  
笑八十八  
笑八十九  
笑九十  
笑九十一  
笑九十二  
笑九十三  
笑九十四  
笑九十五  
笑九十六  
笑九十七  
笑九十八  
笑九十九  
笑一百

他不覺一笑，便有一種脉脉幽情，蕩漾出來。癡珠把眼一低，秋痕倒低聲問道：「韋老爺，你怎的比那小照清減許多？」癡珠此時覺得有萬種柔情，一腔心事，却一字也說不出來。發怔半晌，眼一紅，道：「改日說罷。」猛聽得傳報外面韓師爺來了。癡珠也就更衣出來。幾人扶着荷生轎子，已入屏門。瞧見諤如站在臺階，便急忙打着護板。秋痕就在轎前打了一千。荷生下轎，諤如搶上數步，見了癡珠，也到簷下。荷生早躬身向前，執着癡珠的手，笑吟吟的一面移步，一面笑道：「咱們都中兩次見面，都未寒暄一語，抱歉至今。彼時已到堂中，三人重新見禮，兩邊分坐。癡珠向荷生道：「我們神交已久，見面不作套語罷。」荷生笑道：「說套語便不是我們面目。」接着秋痕上前請安。荷生就接着說道：「你們所有客套，我也起一豁免罷。以後見面，倘再迎至轎邊，一千接到廳上一千，我就不依。再老爺二字，也不准叫。你只喚我荷生。你是秋痕，我便叫你秋痕。就向癡珠道：「我們也通稱字。某翁某先生，濫俗可厭。兩位以為何如？」癡珠道：「吾兄爽快之至，就向諤如道：「你再叫先生，我也不依。」荷生道：「自從大家犯令，我要罰以金谷酒數桌。秋痕坐在西邊，瞥見丹暈曼雲從東廊款款而來，笑道：「犯令的人來了。」諤如道：「你下去通知他，不好麼？」正說着，丹暈曼雲已到簾邊。秋痕忍笑，大聲說道：「站着聽我宣諭。奉大營軍令，不准你們請安。不准你們叫老爺。你們懂的麼？」說得荷生癡珠諤如三人，大笑起來。連那前後左右伺候的人，通通笑了。秋痕自己笑得不能仰視。那丹暈曼雲只見過秋痕痛哭，沒有見過秋痕的癡笑。也沒有見過他會大聲說話。今日見他如此得意，轉停住脚步，只是發怔。大家看見，更是好笑。後來秋痕的笑歇了，將以前話告訴兩人。倒醜醜醜醜上來，好像沒得開口一般的。還是癡珠初見和



得意 笑二十六 笑二十七 笑二十八 笑二十九 將出花魂 詞忽然出 開波折非 層文也全 行為四十六 回以下張 本定扇子 居然成獲 落白首甘 契東山而 辭東山而 自居與載 薄照載便 做個信陵 下文如匣 劍惟燈光 動四壁此 笑三零作 笑字零作 一結蘭花 出詞蘭花 現詞蘭花 花魂一詞 荷生又何 感觸是不

可知在痴 珠情之則 遠憶田人 近傷亡妻 而異日秋 痕之塵埋 成塵埋香 作家機見 於此是以 惡乎從之 有娟娘在 淚一情愛 有清愛在 淚二情愛 娟娘航海 驚心動魄 淚四不說 曼云不說 道妹壞我 踏扇壞我 的扇子耶 淚五子耶 御自沒有 此種淚痕 情愛投產 淚七

兩個應酬。兩個纔說得幾句話。秋痕曉得他們為難。又是啾啾的笑。荷生也笑道。我到不意秋痕也會這般調侃人。癡珠笑道。只是老師化導之力。又說得大家通笑了。只見家人請示排席。荷生瞧着表道。就要排席乎過早。癡珠道。諒如今天。是兩頓飯了。荷生道。怎的過費。一會席已排好。係用月桌。諒如要送酒安。荷生道。方說什麼。套都已蠲除。你又來犯令了。於是大家換了便衣。團團入坐。酒行數巡。癡珠坐接曼雲。就將曼雲摺扇取來。正要展視。荷生忽向癡珠說道。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以我兄才望。這廿年中。倘肯與世推移。不就是攜妓的謝東山麼。癡珠將扇握住。歎口氣道。小弟年少時。也有這些妄想。如今白髮星星。涉世愈深。前途愈窄。滿座挾瑟報顏。只好做個乞食歌姬的韓熙載罷。荷生道。你是要做人夢的傅巖。不願做絕裾的溫嶠。其實何必呢。癡珠道。人材有積薪之歎。捷徑多窘步之憂。我就不做韓熙載。也要做個醇酒婦人的信陵君。那敢高比騎箕星宿。下鏡風流哩。說得大家又笑了一陣。於是展開曼雲的扇。見是荷生楷書。便說道。教我再寫這字。說就寫不來了。再看寫的字。是齊天樂兩闋詞。題係花魂。此時秋痕倚在癡珠坐邊。癡珠看着秋痕。念道。

小闌杆外簾攏畔。紛紛落紅成陣。瘦不禁消。弱還易斷。

癡珠拍案道。好個瘦不禁銷。弱還易斷八字。這便是剪紙招我魂哩。就喝了一杯酒。向荷生道。是舊作。是近作。荷生道。我春間偶有所觸。填此兩闋。你不要謬贊。就要喝了一杯酒。諒如丹暈曼雲都陪着喝。覺得秋痕黯然。又念道。

數到廿番春信。韶華一瞬。便好夢如烟。無情無恨。別去匆匆。蓬山因果可重證。

癡珠也默然道。半闋就如此沈痛。底下怎樣做呢。就和大家又喝了三杯酒。那秋痕念到韶華一瞬。已經眼眶紅了。以下竟要垂起淚來。又就也停了一停。又念道。

空階似聞長歎。

痴珠道。接得好。魂兮歸來。我聞其聲。秋痕噙着淚。又念道。

正香銷燭。月斜人定。三徑依然。綠陰一片。料汝歸來難認。心香半寸。憶夜雨蕭蕭。小樓愁聽。咫尺迢迢。算天涯還近。

秋痕念到此。忍不住撲簌簌墜下淚來。癡珠自己喝了酒。便說道。我念罷。便將第二闋念道。

綺窗未戶。濃陰滿。繞砌苔痕。青遍。碾玉成塵。埋香作家。一霎光陰都變。

癡珠念到此。聲音也低了。秋痕一滴一滴的眼淚。將那扇頁有點濕幾處了。荷生道。這是我不好。秋痕今天很喜歡。偏教他如此傷心起來。曼雲道。可不是呢。人家好端端喝酒。怎的荷生這首詞。却要叫他洒起淚來。癡珠勉強又吟道。

助人悽戀。有樹底嬌鶯。梁間乳燕。臘粉遺芳。亭亭倩女。可能見。

癡珠哽咽道。此中塊壘。我要借酒澆了。便叫曼雲取過大杯。喝了五鐘。荷生諒如也喝了。諒如丹暈都道。過後看罷。荷生也說道。摺開一邊。往後慢慢的看。癡珠那裏依。又念道。

幾番燒殘。蘭紙難招。來又遠。將真仍幻。祭酒頻澆。銀櫺細剪。懺爾癡情一片。浮生慢轉。好修到瓊樓。移根月殿。人海茫茫。把春光輕賤。

癡珠末了。也忍不住吊下幾點淚來。瞧着秋痕玉容寂寞。涕淚縱橫。心上更是難受。想道。我却



淚六 淚七 淚八 淚九 淚十 淚十一 淚十二 淚十三 淚十四 淚十五 淚十六 淚十七 淚十八 淚十九 淚二十 淚二十一 淚二十二 淚二十三 淚二十四 淚二十五 淚二十六 淚二十七 淚二十八 淚二十九 淚三十 淚三十一 淚三十二 淚三十三 淚三十四 淚三十五 淚三十六 淚三十七 淚三十八 淚三十九 淚四十 淚四十一 淚四十二 淚四十三 淚四十四 淚四十五 淚四十六 淚四十七 淚四十八 淚四十九 淚五十 淚五十一 淚五十二 淚五十三 淚五十四 淚五十五 淚五十六 淚五十七 淚五十八 淚五十九 淚六十 淚六十一 淚六十二 淚六十三 淚六十四 淚六十五 淚六十六 淚六十七 淚六十八 淚六十九 淚七十 淚七十一 淚七十二 淚七十三 淚七十四 淚七十五 淚七十六 淚七十七 淚七十八 淚七十九 淚八十 淚八十一 淚八十二 淚八十三 淚八十四 淚八十五 淚八十六 淚八十七 淚八十八 淚八十九 淚九十 淚九十一 淚九十二 淚九十三 淚九十四 淚九十五 淚九十六 淚九十七 淚九十八 淚九十九 淚一百

想却與昨 字神情可 高吟妙下 回傾第上 回顧東二 十回束四 淚九八二 淚八七六 結穴七六 淚六 淚七 淚八 淚九 淚十 淚十一 淚十二 淚十三 淚十四 淚十五 淚十六 淚十七 淚十八 淚十九 淚二十 淚二十一 淚二十二 淚二十三 淚二十四 淚二十五 淚二十六 淚二十七 淚二十八 淚二十九 淚三十 淚三十一 淚三十二 淚三十三 淚三十四 淚三十五 淚三十六 淚三十七 淚三十八 淚三十九 淚四十 淚四十一 淚四十二 淚四十三 淚四十四 淚四十五 淚四十六 淚四十七 淚四十八 淚四十九 淚五十 淚五十一 淚五十二 淚五十三 淚五十四 淚五十五 淚五十六 淚五十七 淚五十八 淚五十九 淚六十 淚六十一 淚六十二 淚六十三 淚六十四 淚六十五 淚六十六 淚六十七 淚六十八 淚六十九 淚七十 淚七十一 淚七十二 淚七十三 淚七十四 淚七十五 淚七十六 淚七十七 淚七十八 淚七十九 淚八十 淚八十一 淚八十二 淚八十三 淚八十四 淚八十五 淚八十六 淚八十七 淚八十八 淚八十九 淚九十 淚九十一 淚九十二 淚九十三 淚九十四 淚九十五 淚九十六 淚九十七 淚九十八 淚九十九 淚一百

作難得妙 笑三十四 笑三十五 笑三十六 笑三十七 笑三十八 笑三十九 笑四十 笑四十一 笑四十二 笑四十三 笑四十四 笑四十五 笑四十六 笑四十七 笑四十八 笑四十九 笑五十 笑五十一 笑五十二 笑五十三 笑五十四 笑五十五 笑五十六 笑五十七 笑五十八 笑五十九 笑六十 笑六十一 笑六十二 笑六十三 笑六十四 笑六十五 笑六十六 笑六十七 笑六十八 笑六十九 笑七十 笑七十一 笑七十二 笑七十三 笑七十四 笑七十五 笑七十六 笑七十七 笑七十八 笑七十九 笑八十 笑八十一 笑八十二 笑八十三 笑八十四 笑八十五 笑八十六 笑八十七 笑八十八 笑八十九 笑九十 笑九十一 笑九十二 笑九十三 笑九十四 笑九十五 笑九十六 笑九十七 笑九十八 笑九十九 笑一百

俠骨痴情 淚十一 淚十二 淚十三 淚十四 淚十五 淚十六 淚十七 淚十八 淚十九 淚二十 淚二十一 淚二十二 淚二十三 淚二十四 淚二十五 淚二十六 淚二十七 淚二十八 淚二十九 淚三十 淚三十一 淚三十二 淚三十三 淚三十四 淚三十五 淚三十六 淚三十七 淚三十八 淚三十九 淚四十 淚四十一 淚四十二 淚四十三 淚四十四 淚四十五 淚四十六 淚四十七 淚四十八 淚四十九 淚五十 淚五十一 淚五十二 淚五十三 淚五十四 淚五十五 淚五十六 淚五十七 淚五十八 淚五十九 淚六十 淚六十一 淚六十二 淚六十三 淚六十四 淚六十五 淚六十六 淚六十七 淚六十八 淚六十九 淚七十 淚七十一 淚七十二 淚七十三 淚七十四 淚七十五 淚七十六 淚七十七 淚七十八 淚七十九 淚八十 淚八十一 淚八十二 淚八十三 淚八十四 淚八十五 淚八十六 淚八十七 淚八十八 淚八十九 淚九十 淚九十一 淚九十二 淚九十三 淚九十四 淚九十五 淚九十六 淚九十七 淚九十八 淚九十九 淚一百

不道青樓中有此解人。有此情種。便轉向荷生說道。真是絕唱。一字一淚。一淚一血。這也不枉秋痕的數點淚。漬在上頭。只是我也有一詞。題在花神廟。想還沒見哩。荷生道。我自那一晚便定了此間局面。花神廟一別。經年了。你那長新店題壁的詩。我還記得。癡珠道。你的詩。我記得多了。便喝一大杯酒。高吟道。

雙柵風橫人不度。玉樓殘夢可憐宵。荷生十分驚訝。只見癡珠又念道。

畢竟東風無氣力。一任落花飄泊吹。荷生道。荔香院你到過嗎。癡珠也不答應。便又喝了酒。又高吟道。

一死竟拚銷粉黛。重泉何幸返精魂。又拍着桌說道。最沈痛的是。

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荷生道。奇得狠。這幾首詩。你也見過麼。癡珠含笑。總不答應。喚過禿頭說道。你將我屋裏一個碧綠青螺杯取來。我要行令了。荷生道。你說怎樣見過紅卿。纔准行令。癡珠笑道。行了。令再說。荷生道。你不說。我是不遵行的。謾如笑道。癡珠。你這悶葫蘆。害人難受。不如說了罷。癡珠道。那裏有這般容易。却好禿頭取得杯來。便一面擎杯。一面向荷生道。你喝了。這十杯再說。丹暈道。這一杯抵得十多杯酒。怎的教人吃得下。荷生道。可不是呢。癡珠就是這樣作難我哩。謾如道。我講個人情。五杯罷。荷生笑道。你講個人情。一杯罷。癡珠也笑道。三杯何如。荷生心上急着要曉得紅卿蹤跡。也就答應了。隨又說道。你也要喝一杯。癡珠道。說到高興。自然要喝。於是曼雲執壺。丹暈斟酒。荷生便喝了。三螺杯酒。秋痕只叫慢慢的喝。荷生喝一杯。便送一箸菜。或是水菓。謾如也喝了。三杯。癡珠纔把荔香院那一天情事。細細向荷生講將出來。講得荷生癡癡的聽。兩眼中也噙了幾許英雄淚。謾如丹暈曼雲。都歛容靜氣。傾耳而聽。秋痕更怔怔的望了癡珠。又望荷生。癡珠說到娟娘。不知蹤跡。就也落下數點淚。叫秋痕斟過一螺杯酒。秋痕只斟有七分。杯癡珠接過。却要秋痕斟滿。高吟杜詩道。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接着吟道。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澗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并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人哀。大家含笑看他吟完。將酒喝了。秋痕笑道。角力不解。必同倒地。角飲不解。必同沈醉。這是何苦呢。說得大家又笑了。這一席酒。自十一下鐘起。直喝至三下多鐘。幸是夏天日長。大家都有些醅。便止了酒。荷生癡珠。只用些菰米稀飯。就散了坐。同到癡珠屋裏。只見雲香拂拂。花氣融融。別有一種灑灑之致。癡珠又喚禿頭。焚起一爐好香。池上好茶。荷生謾如。或坐或躺。丹暈等三人。就在裏間理髮更衣。癡珠便將盆中開的玉簪。每人分贈一枝。更顯得面粉口脂。芬芳可挹。秋痕出來。見癡珠酒氣醺醺。躺在窗下彌勒榻上。便悄悄說道。你病纔好。何苦那樣拚命喝酒。又將癡珠瞧一瞧。說道。小照你怎不請人題首詩。癡珠道。沒有人道得我着。以後你題罷。秋痕一笑。就將簾子掀開。見謾如走了出來。荷生却躺在炕上。微微睡着。便叫道。起來罷。這裏睡不得。怕着了涼。荷生也就坐起。喝了茶。癡珠隨跟出來。向荷生問起米秋。荷生歎一口氣道。不必提起。我有兩首詩。念於你聽。就知道了。遂將所寄的詩。誦了一遍。癡珠

刺骨之言 一段詳言 我着痛心得 這起下通 花痕可挹 文亦芬芳 所為作也 月痕一書 叫應此花 座後與入 胸襟與入 色是痴珠 是痴珠本 生乎孤憤 纏綿歸到 掃去兒女 淚字畧結 俠骨痴情 淚十一 淚十二 淚十三 淚十四 淚十五 淚十六 淚十七 淚十八 淚十九 淚二十 淚二十一 淚二十二 淚二十三 淚二十四 淚二十五 淚二十六 淚二十七 淚二十八 淚二十九 淚三十 淚三十一 淚三十二 淚三十三 淚三十四 淚三十五 淚三十六 淚三十七 淚三十八 淚三十九 淚四十 淚四十一 淚四十二 淚四十三 淚四十四 淚四十五 淚四十六 淚四十七 淚四十八 淚四十九 淚五十 淚五十一 淚五十二 淚五十三 淚五十四 淚五十五 淚五十六 淚五十七 淚五十八 淚五十九 淚六十 淚六十一 淚六十二 淚六十三 淚六十四 淚六十五 淚六十六 淚六十七 淚六十八 淚六十九 淚七十 淚七十一 淚七十二 淚七十三 淚七十四 淚七十五 淚七十六 淚七十七 淚七十八 淚七十九 淚八十 淚八十一 淚八十二 淚八十三 淚八十四 淚八十五 淚八十六 淚八十七 淚八十八 淚八十九 淚九十 淚九十一 淚九十二 淚九十三 淚九十四 淚九十五 淚九十六 淚九十七 淚九十八 淚九十九 淚一百



叙舊怨此一段甚不  
新愁亦不  
秋冷邊米  
文情愈雅  
文境愈雅  
月痕花痕  
花中月痕  
堂一段疏  
密相間筆  
筆筆筆筆  
豪花痕  
伸於知己

沈細  
痴情  
淚十三  
俠骨  
句却句  
笑三十七

東船西舫  
悄無言推  
有江心秋  
月白  
結穴  
俠骨  
笑三十八  
笑三十九  
笑四十  
笑四十一

痴情○正  
照四十一  
花痕  
正照四十  
三回四十  
四回四十  
清紅○點  
花痕也  
痴情

笑四十二  
笑四十三  
笑四十四  
金篇結穴  
以下餘波

笑道什麼事呢。隨吟道：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荷生也自微笑，不一會家人掌上燈來。秋華堂又擺了席，大家作隊出來，見堂上及兩塔明角燈都已點着。越覺得玉宇澄清，月華散采，大家都向甬道上閒步。癡珠從那月光燈影，瞧着秋痕真正一枝初放的蘭花，羞楚窈窕，極清中露出極艷來。聽見謾如讓荷生上去，便攜着秋痕的手，跟大家步上臺階，到得席前，照舊坐下。這秋華堂係長七間，一個大座落，堂上爽朗空濶，炕後垂三領蝦鬚簾，簾外排着十多架晚香玉，堂上點有二十餘對紗燈，炕上四小盆，咸開夜來香。堂左右二十多架蘭花，雖繞打箭燈光之下，瞧着綠葉紛披，度着炕上內外的花香，就不傾觴也令人欲醉了。况外酒未醒，重開綺席，倒覺得大家俱有倦容。入席以後，行了幾回酒，上了幾回菜。秋痕便向癡珠發話道：白天你是鬧過酒，如今只准清談。我隨便唱一折崑曲，給大家聽，可好麼？荷生道：吟好秋痕又道：叫他們吹笛了。打鼓板，彈三絃的，都在月臺上，不要進來。謾如道：這更好。秋痕又道：只這癡珠酒杯是要撤去的。一面說，一面將癡珠面前酒杯遞給跟班。謾如丹暈都說道：不叫他喝就是了。何必拏開杯子？荷生曼雲這哈哈的笑，謾如向荷生道：一見如舊，這句話却是真呢。這一句話，癡珠先不好意思起來。秋痕便覺兩頰飛紅。荷生忙接口說道：不叫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和癡珠，不一見如舊麼？荷生此句話，原想替秋痕解嘲。秋痕也深感荷生為他分諉，只太親切些，觸動心緒，倒吊下淚來。癡珠這一會懷惶，更不知從何處說起。只向秋痕高甚道：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川熟。魏三就不說了。荷生見秋痕與癡珠形影依依的光景，便念及采秋，又因癡珠今天說起紅卿，便覺新愁舊怨，一霎時紛至沓來，無從排解。謾如也悔先

前不合取笑秋痕，以致一座不樂。又見秋痕顧影自憐，那一種情態也覺慘然難忍。丹暈曼雲見席間大家都不說話，只得勸秋痕道：好端端的，又哭得淚人兒一般。人家說你有傻氣，你自己想，傻不傻哩？荷生就移步急來，替秋痕抹着眼淚。癡珠便叫跟班們，擗過手巾，自己遞給秋痕。謾如也分咐跟人，泡上幾碗好茶來，又吩咐廚房，慢慢的上菜。秋痕只得破涕為笑，道：我還唱曲罷。大家都道好了。秋痕肯笑了。謾如道：秋痕這一笑，大家該喝一鍾酒。秋痕笑道：我總不准癡珠喝。大家依麼。大家笑道：依你罷。秋痕道：我却要陪一杯。於是大家都喝了酒。隨意喫了幾箸菜。癡珠只喫了兩片藕，只見秋痕喝一會茶，將椅挪開，招呼癡珠跟入，說幾句話，停了一停。簾外鼓板一響，笛韻悠揚，秋痕背臉兒亢起嬌聲來。癡珠依著聲聽他唱的是夜恨無窮。又似別鶴孤鴻，檻鷺囚鳳，我無限衷腸，欲訴無從悲慟。癡珠聽到此，便嘆了一聲，招呼跟班，裝水烟喫去。荷生將手輕輕的拍着桌板道：這底下是惹禍的花容月貌，賺人的雲魂雨夢。謾如道：這不是紅梨記上拘禁這一齣麼？荷生點點頭，又聽秋痕唱完了一枝。曼雲便將癡珠跟前一碗茶遞給秋痕喝了。秋痕轉過臉來，向大家說道：今夜喉嚨不好，有些哽咽，就吐了一口痰，又唱起來。到了看他詩中字，芳心懂，怎割些風流業種，畢竟相同。又唱到這愁緣分淺，到底成空。那兩道眼波，就直注在癡珠身上。大家都暗暗的笑，却不敢道出。以後便是尾聲了。唱完，大家都喝聲好。荷生因說道：這回我却要癡珠喝一鍾酒。秋痕也依便將自己杯斟了，叫癡珠喝了。荷生笑道：我也要你喝一杯。秋痕道：這是怎說？荷生道：喝了再說。秋痕強不過，也就喝了。荷生笑道：沒哩，你們風流業種，畢竟相同。怎麼不吃個鴛鴦杯哩？說得秋痕的臉通紅了。癡珠笑道：



五回又上  
折一筆  
笑四十七

痴情  
悲字結十  
四個淚字  
歡字結四  
十七個笑  
字

你們這樣開。又何苦呢。荷生微笑。停一停。說道。你日間那樣狂吟豪飲。這會怎的酒杯都沒了。癡珠也微笑。於是大家又暢飲了一會。便道。天也不早了。差不多十二下鐘了。謾如也不敢來再敬。大家吃飯洗漱。荷生向癡珠道。改日再待奉拜罷。癡珠笑道。你又未能免俗了。我明日便是便衣過訪。何如。荷生道。極好。我便在寓相候罷。就謝了謾如。幾對燈籠。引著轎子走了。謾如却要送癡珠先回西院。癡珠看見丹暈等三人。都站在月臺伺候。便道。還是給他們先走。我們再說罷。於是丹暈曼雲秋痕說道。我們都不打千了。丹暈曼雲先走。給秋痕落後。癡珠謾如落一邊。秋痕拉著癡珠的手。問後會之期。癡珠十分難受。勉強道。兩日後就當奉訪。秋痕忽向袖中取出一件東西。悄悄的遞給癡珠。癡珠也不細看。便只好袖著。便催著謾如回去。謾如只得告辭。癡珠送出。看秋痕上車。謾如也上了車。然後自回西方。正是。茫茫後果。渺渺前因。悲歡離合。總不由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癡珠秋痕合傳。而緯以謾如荷生。筆墨工緻。如於尺幅中畫阿房宮。複道回廊。釘頭簷角。層層數去。不爽銖黍。

牽一髮而全身皆動。此回上接第二位。第三回。第五位。第九位。下注十八回。及三十九回。四十回。四十三回。以下文字。為全書精神團結處。花魂詞紅梨記。上下正對。中仍復變換。錯綜。隱藏。猜。變。明。串。娟。娘。筆。筆。矯。變。筆。筆。沈。雄。

第十五回

詩綉錦囊重圓春鏡

人來菜市獨訪秋痕

話說荷生別了癡珠。轎子沿堤走來。仰觀初月彎環。星河皎潔。俯視流烟澹沱。水木清華。因想

起。偷園水榭。今夕畫屏無睡。風景當亦不減於此。又想道。我們一縷情絲。原是虛飄飄的。被風刮到那裏。便纏住那裏。就是癡珠。今天不將那脉脉柔情。都纏在秋痕身上麼。可怪秋痕平素。和人落落難合。這回一見癡珠。便兩心相照。步步關情。也還可喜。只是他兩人情絲一纏。正不曉得將來。又是如何收煞哩。一路亂想。猛聽得打梆之聲。是到了營門。只見燈火輝煌。重門洞闢。守門的兵弁。層層的分列兩旁。那轎夫便如飛的。到了帳前。停住。門上七八個人。都一字兒的。站在一邊。伺候下轎。荷生畧畧招呼。就進廡齋去了。跟班們伺候換了衣服。見蒼頭賈忠。跟跟踉踉。擎了一個紙包上來。像封信依的。回道。靠晚洪老爺進來。坐等老爺。到了更餘。等不得了。特喚小的上去。交付這一件東西。吩咐小的收好。又說明日在歐老爺家。等候老爺過去。有話面說。荷生也不曉得是什麼。接過手。輕飄飄。將手一捏。覺鬆鬆的。便撕去封皮。見是一塊素羅。像是帕子。抖開一看。上面污了許多淚痕。桌上掉下一個古錦囊。兩面綉着蠅頭小楷。却是七律二首。便念道。

長空渺渺夜漫漫。舊恨新愁感百端。巫峽斷雲難作雨。衡陽孤雁自驚寒。徘徊紈扇悲秋早。珍重明珠賣歲闌。可惜今宵新月好。無人共倚綉簾看。

念畢。嘆一口氣。自語道。如清才墜入塵劫。造物何心。令人懊惱。又將那一邊詩朗吟道。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就慘然自語道。沈痛得狠。又念道。

豈是拈花難解脫。可憐飛絮太飄零。香巢乍結鴛鴦社。新句猶書翡翠屏。不為離別已腸

口角  
句見小滄

緊接上回  
叙入  
月痕上回  
月字餘波  
未免有此  
誰能遺情  
天空遺情  
藥到第六  
回第九回  
及上回  
直引起下  
半部全書  
來  
文情如雲  
紅霞蔚  
舒徐引出  
一層  
兩層  
觀整  
出錦囊  
出綉  
出詩  
月痕上  
回月字餘  
波下文月  
字張本  
字張本  
心緒一  
樣  
樣



詩話  
花痕○正  
答寄東一  
笑拈花轉  
悟禪句

眼目

荷生意中  
自生秋痕  
長生補恨  
一韻在人  
柳夫人屬  
書中例不  
叙明春屬  
故郭夫人  
於此回暗  
中安頓一  
筆而上下  
於變自可  
厚者薄而  
其所薄者  
下士必不  
願倒至此  
引起圓鏡  
應第十三  
回語

只不語妙  
折文字  
月痕  
人眼  
語多  
生趣  
花痕○文  
氣舒徐急  
脈緩受法  
也情園中  
是情與心  
人與秋終  
院情景終  
不相同  
借上文作  
補須語  
怨而不怒

善戲謔兮  
不為虐兮  
提合山不  
能不弄此  
伎倆而談  
讀之憮然

斷。淚痕也滿舊衫青。  
賈忠和家怔怔的站着。荷生反覆沈吟一會。猛見賈忠們兀自站着。便說道。你們散去罷。荷生因欲乘涼。也就踱出遊廊。清風微來。天雲四皎。雙星耿耿。相對寂然。徘徊一會。到憶起家來。便將都中七夕舊作。望遠行吟道。

露涼人靜雙星會。今夕銀河深淺微。雨驚秋殘雲送暑。十二珠簾都捲。試問蒼蒼。當日長生殿裏。私誓果能真踐。只地久天長。離恨無限。何況羈人。鄉書一枝。抵多少。回文新前。細計歸期。常勞遠夢。輸與玳梁樓燕。畢竟織女黃姑。隔河相望。可似天涯。近遠恨無聯。徒倚欄杆。捫遍。

吟畢。便喚青萍等。伺候睡下。次日看完公事。想道。今日還找劍秋開一天酒罷。便喚索安。吩咐套車。到了綠玉山房。劍秋不曾起來。紫滄自將采秋不忍拂逆他的一段苦情。細細表白一番。荷生聽了。便也釋然。一會劍秋出來。說道。荷生這種公案。你如今可明白麼。我原說過。這其間總另有原故。是不是呢。如今喫了飯。我們三人同去愉園走一遭罷。荷生不語。一會擺上飯。三人喝了幾鍾酒。差不多兩下鐘了。劍秋正催荷生到愉園去。不想紅日忽收。黑雲四合。下起傾盆大雨來。劍秋又備了晚飯。說了半日閒話。急雨收晴。早已月上。劍秋紫滄乘著酒興。便不管荷生答應不答應。拉上車向愉園趕來。傳報進去。三人剛走入八角亭游廊。早是紅豆領著一對手照。親接出來。笑向荷生道。怎的不來了。十一天。劍秋笑道。我三個月沒來。你怎的不問哩。紫滄也笑道。我們就十一年不來。他也不要呢。紅豆笑道。洪老爺。你昨天不纔來麼。三人一面

說一面走。已到橋亭。只開的兩後荷香。芬芳拍鼻。都就在回欄上坐了。了髮們便放下手照。抬了幾張茶几。來送了茶。只見遠遠一對明燈。出照一個玉人。轉過畫廊來。紫滄向劍秋道。你看此景。不像畫圖麼。劍秋笑道。我們不配作畫中人。只莫學人吊下去作個池中物罷。剛說這話。采秋已到跟前。故作不聞。說道。這裏暑氣未退。還是水榭屋裏坐罷。於是荷生先走。領著大家轉幾折遊廊。繞到屋裏。原來愉園船室後是池。池南五間水榭。坐南向北。此即愉園正屋。劍秋紫滄俱係初次到此。留心看時。只見面面明窗。重重紗罩。五間直是一間。其中琴牀畫桌。金鼎銅壺。班然可愛。正中懸一額。是定香吟榭四字。兩旁板聯。是集的宋人句。

細看春色低紅燭。

煩向蒼烟問白鷗。

款書渤霞題贈。下面一張大案。案上羅列許多書籍。旁邊擺着十二盆蘭花。香氣襲人。中間地上點著一盞四尺多高玻璃罩的九瓣蓮花燈。滿室通明。四人一坐。紫滄見荷生采秋。總未話說。便道。你兩個都是廣長妙舌。怎的這會都作了反舌無聲。采秋說道。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落了言詮。已未上乘。劍秋笑道。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此自是枕中祕本。便有時也落言詮。我却不信你們兩個。通是馬牛。其風不言而喻呢。荷生笑道。胡說。采秋道。酒食先生。饌女為君子。湯儒玉茗。至今還在拔舌地獄哩。管做甚。便又談笑一會。荷生采秋。總覺得似離似合。眉目含情。又命紅豆教人。將南窗外紗幔捲起。只見碧天如洗。半輪明月。分外清華。大家移了幾凳。坐在蘭杆內。領略那雨後荷香。采秋叫人將早晨荷花心內薰的茶葉煎了來。更覺香沁心脾。俗塵多滌。遙聽大營中。起了二鼓。紫滄劍秋就站起身來。荷生也要同行。劍秋道。你且不用忙。要



月痕○又推一筆筆離似合

靈動自在采秋口吻

秋款深深却分到秋痕分上不

點花玉溪詩句入妙是重圓是酒中重麗春鏡流麗仍是天女散花並非重國春鏡寫得十分甜足收束

即提起筆也領起以下文字直至五十一回出九龍佩緊跟三回位第五回第八回說入哀感頭擊情文沈擊舊恨新愁令人淒咽詞意與荷生同然却帶家以秋痕作也郭夫人秋痕

走須向來秋借車。我還同紫滄去訪一個朋友。不能奉陪了。荷生笑道。不是訪來波嗎。劍秋道。不定。遂一徑走了。了髮傳呼伺候。采秋送至船室前。也就回來。仍在欄杆邊坐下。荷生道。好詩好詩。但多情二句。頗難解說。我正來請教呢。采秋道。我這兩句。本係舊時記的。你要怎麼解。便怎麼解。荷生道。你是聰明絕頂的人。我一切也不用說了。采秋一聞此言。便覺心中一酸。兩眼淚珠。瑩瑩欲墜。道前日之事。我也百口難分。惟有自恨墜入風塵。事事不能自主。你若從此拋棄了我。我也不敢怨你。若尚垂清盼。久後看我的心跡。便是了。荷生見說的楚楚可憐。便歎了一口氣道。我到不是怪你。我一來也自恨。我自己長幡無力。未能盡障狂瀾。二來是替你可惜。這個地方。難道他們那一行的行徑。你還看不出麼。紅豆在旁。遂將那日原士規等。跌池吐酒。鄙俗不堪的形狀。叙了一會。到說得荷生采秋。也都笑了。荷生便向采秋道。今夜我頗思小飲。采秋道。我有好蓮蕊釀。咱我們到春鏡樓喝去罷。於是移手緩步上樓來。只見露月照窗。花陰瑟瑟。荷生笑道。我今日到此樓。也算劉院到得天台了。采秋笑道。我不想尚有今日。遂將荷生紗衫脫了。采秋也卸了晚妝。烏雲低鞞。然後兩人對酌。叙這十日的想思。但見郎船一櫓。儂舸雙槳。柳暗抱橋。花欹近岸。金缸影裏。玉翠光中。西子展顰。送春山之黛色。南人妍眼。剪秋水之波光。脉脉含情。綿綿軟語。鳳女之顛狂。久別。檀奴之華采。非常。既而漏鼓豔催。迴廊鶴警。媽薰蘭破。絮亂絲人。面田田。脂香滿滿。從此緣圓碧綠。雙星無一日之參商。却脫紅塵。並蒂作羣芳之領袖矣。却說七夕那晚。癡珠送了謾如。自回西院。急將秋痕遞給的東西。燈下一看。却是一塊翡翠的九龍佩。撫玩一番。就繫在身上。看官聽着癡珠自從負了娟娘。這七八年。夢覺揚

州綿絮。犀毗概同班扇。臘脂螺黛。一例曇花。况復鬱鬱中年。艱難險阻。鬢髮遲暮。顛沛流離。碧血招魂。近有鮑參軍之痛。青山落魄。原無杜記室之狂。真個絮已沾泥。不隨東風上下。花空兩散。任隨流水東西。不想秋痕三生夙業。一見傾心。秋月娟娟。送出魂銷橋畔。春雲冉冉。吹來離恨。天邊人倚欄杆。似曾相識。筵開玳瑁。未如之何。輸萬轉之柔情。誰能遣此。酒一腔之熱淚。我見猶憐。可識前生。試心歌乎金縷。忽忘此日。菟相贈以錯刀。緩緩歸來。子細憶三春之夢。匆匆別去。了甯約再見之期。此一段因緣。好似天外飛來一般。到難為癡珠一夜躊躇。不能成寐。就枕上填了百字令一闕云。  
今夕何夕。正露涼烟淡。雙星佳會。一帶銀河清見底。天意却如人意。半夜雲停。前宵雨過。新月如眉細。千家望眼。畫屏幾處無睡。最念思婦閨中。懷人遠道。難把離愁寄。一朵嬌花能解語。却又風前憔悴。紅粉飄零。青衫落拓。都是傷秋淚。寒香病葉。誰蕭瑟相對。填畢。兀自清醒白醒的。故合著眼。猛聽得晨鐘一響。見紙窗全白了。便起身出外。閒來向案上將百字令的詞寫出。禿頭在對屋。聽見響動也起來到了這邊。見癡珠正在沈吟。愕然說道。老爺你病纔好。怎的一夜不睡。癡珠道。睡不着。叫我怎樣呢。禿頭也不答應。向裏間一瞧。低著頭。嘴裏咕咕嚕嚕的抱怨。就出去了。癡珠倒覺好笑。道。我就躺下罷。不意這回躺下。却睡着了。直至午正。纔醒起來。吃過飯。想道。我與荷生約今日見面的。須走一遭。便吩咐套車帶了禿頭。向大營來。荷生早訪歐劍秋去了。便留題一律云。  
月帳星河又渺茫。年年別緒惱人腸。三更涼夢回徐榻。一夜西風瘦沈廊。好景君偏愁裡



○君笑荷 生乃亦獨 證秋心耶 故折數層 轉折出徐 有市致出 菜市一層 兩層二十七回 張本三層又 以曼一陪筆 作一陪筆

柳色春藏 蘇小家

筆墨工緻 勝於唐人 霍小玉一 傳訪秋生 幾同荷生 兩訪秋生 如神太真 病齒圖口 是米痕口 出跛脚

活畫頭脚 真與偶 至成佳偶 正出秋心 院與春鏡 樓用旁筆 點過者不 同亦分賓 主也為二 竹園為五 十三回五 本十二回 玉環秋心 畧叙秋心 院宮室却 出秋痕 口講指畫 筆墨變換 假門係異 日禍根秋 華堂假門 好合之緣 自院開秋 心院假門 慘離之禍 由此筆也 兩兩對

過佳期我轉客中忘。洗車灑淚紛紛雨。兒女牽情乃爾長。

遞給青萍就走了。禿頭說道。老爺如今是回去。是到李大人署理。癡珠遲疑道。還是找李大人去罷。方轉入衙衙。癡珠忽問車夫李三道。此去菜市街。順路不順路。李三道。到李大人衙門。菜市街是個必走之路。癡珠道。這樣就走。菜市街罷。禿頭道。老爺到菜市街找誰哩。癡珠便問。李三道。你可認得教坊李家。李三道。小的沒有走過。進巷裏問去罷。禿頭道。不消問。那狗頭昨天說過。住址南頭靠東。有一株槐樹。左邊是個酒店。右邊是個生肉舖。中間一個油漆的兩扇門。就是李家。小的先下車看去。到了巷中間。先有株古槐。一枝上疎。一枝橫卧。旁側一家禿頭。只道是了。一問却是姓張。再看左右。並非屠酷。只得向前走十餘家。果能槐陰重重。映着那酒帘斜捲。頓覺風光流麗。日影篩空。禿頭伺候癡珠下車。見門是開的。便往裏走來。轉過甬道。見靠西小小一間客廳。垂着湘簾。禿頭便問道。有人麼。也沒人答應。癡珠便進二門。只見三面游廊。上屋間一明一暗。正面也垂着湘簾。小窗深閉。小院無人。庭前一樹梧桐。高有十餘尺。翠蓋亭亭。地下滿落梧桐子。忽聽有一聲客來了。抬頭一看。簾下却掛了一架綠鸚鵡。見了癡珠。主僕便說起話來。靠北小門內。走出一人來。攬任道。姑娘有病。不能見客。請老爺客房裡坐。癡珠方將移步退出。只聽得屋簾鈎一響。說道。請癡珠急回眸一看。却是秋痕自掀簾子。迎將出來。身穿一件二藍夾紗短襖。下是青縐紗鑲花邊褲。撒着月色秋羅褲帶。雲霞不整杏臉。褪秋水凝波。春山感黛。嬌忙忙的步下臺階。向癡珠道。你今天却來了。癡珠忙向前。攜着秋痕的手。道。怎麼好端端的。又病哩。秋痕道。想是夜深了。冷提上着了涼。便引入靠南月亮門。門邊一個十

五六歲了。鬢濃眉潤。臉。跛着一脚。笑嘻嘻的站着伺候。癡珠留心看那上面焦葉式一額。是秋心院三字。旁邊挂着一付對聯。是

一簾秋影淡於月。三徑花香清欲寒。

進內。見花棚荊圃。綠蔓青蕪。無情一碧。上首一屋。面紗窗。雕欄繚繞。階上西邊門側。又有一個十二三歲了。鬢眉目比大的清秀些。掀起茶色紗簾。秋痕讓癡珠進去。炕上坐下。癡珠道。這屋雖小。却曲折得有趣。你臥室是那一間。秋痕道。這是一間。隔作橫直三間。這一間是直的。便將手指東邊道。那兩日間是橫的。前一間是梳粧地方。後一間便是我臥室。你就到我的臥室坐。說着下炕。將炕邊畫的美人。一推便是個門。癡珠走進。由床橫頭走出床前。覺得一鍾濃香。也不是花。也不是粉。直拍入鼻孔中。那床是一架楠木穿藤的。挂個月色秋羅帳子。記着錦帶銀鈎。牀上鋪一領龍鬚席。裡間疊一牀白綾。三藍灑花的薄被。橫頭擺一個三藍灑花錦鑲。廣藤涼枕。秋痕就攜癡珠的手。一齊坐下。小了。髮捧上茶來。秋痕遞過。向癡珠道。你道兩日後纔來。怎的今天就來呢。癡珠道。我原不打算來的。因訪荷生不遇。回去無聊。故此特來訪你。不想你又有病。不是你出來招呼。此刻到我家了。秋痕道。我病了一早晨。沒有看我媽去。這回鬆些了。看了我媽。要回東屋。聽見鸚鵡說話。我就從窗縫望出去。看不清楚。後來打雜出來辭你。我心上就怕是你來了。趕出外間。向竹籬一瞧。你正要轉身。急的我話都說不出來。癡珠道。你病着。我偏來累你。如今坐了一會就走罷。你看天色也要變了。下起雨來。好難走哩。秋痕道。你坐車來嗎。癡珠道。有車。秋痕道。有車怕什麼。就沒有。我這裏也僱得。有你多坐一會。和我談談。



結上半折

獨囑私語  
獨証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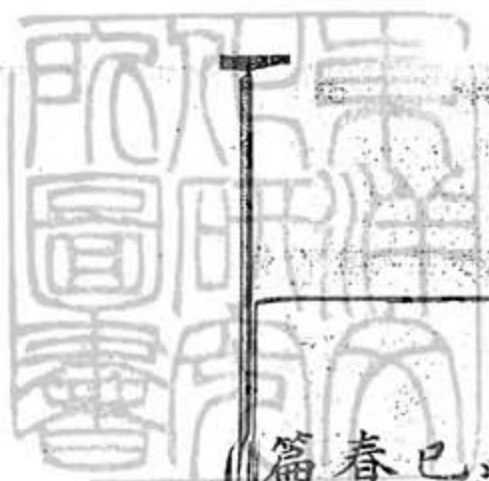
同心並命  
秋氣滿紙  
此時荷生  
尚未前往  
愉園

我的病便快好了。天氣熱。你將大衫卸下罷。癡珠道。你這裡很涼快。正說著。忽然雨點大來。癡珠著急道。下雨怎好哩。秋痕笑道。我却喜歡。好兩天留客。我叫他們熬些桂圓粥。給你作點心。好麼。癡珠道。我肚裏不餓。倘餓。我和你。秋痕向小了。鬢道。你儘管吩咐去。小了。鬢去了。秋痕悄悄說道。我給你那一塊玉。你曉得這塊玉的來歷麼。這就是我今生第一快心之事。你却不要拿去賞了人。因將上已這日得荷生賞識。臨走給了這塊玉。通訴了癡珠。癡珠道。我到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你。怎好呢。秋痕道。好東西。我也不要。只要你身邊常用的。給我一件罷。癡珠手。上適帶一個翡翠般指。便脫下來。拇套在秋痕指上。喜道。竟是却好。你就帶着。秋痕道。你這會。沒得帶。我有一個羊脂玉的。給了好麼。癡珠道。我不帶。我以後再購罷。秋痕不依。向枕邊一個銀盒內。取出也替癡珠套上。笑道。我和你指頭大小。竟是一樣。秋痕因問起癡珠得病情由。癡珠畧將前事說起。便吟道。三年笛裡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就嘆了一口氣。秋痕疑疑深深的。安慰一番。兩個了鬢。送上點心。秋痕勸癡珠用些。聽見檐漏琤琮。雨也稍住了。癡珠就站起身來走了。正是

寶枕贈陳思 漢高要交甫 為歌靜女詩 此風亦已古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韋劉韓杜四人合傳。俱是極得意文字。而四人性情口角。俱描寫分明。七夕一詞。并已渾括全書大旨。閱者不可徒視為囑囑兒女語也。

春鏡未圓。先訪歐家之綠玉。秋心欲証。偏逢韓宅之青萍。全書不作贅語。亦不用直筆。此篇尤極紆徐之致。





東洋書院藏  
所圖書

